

黃帝內經素問靈樞合纂卷之一

錢塘張隱庵

會稽馬元臺

兩先生合註

同學高世拭士宗參訂

門人王弘義子芳黃紹姚載華校正

明太醫院正文會稽庠生元臺子馬時仲化註證

素問者黃帝與岐伯鬼臾區伯高少師少俞雷公六臣平素問答之書即本紀所謂咨于岐伯而作內經

者是也此書出於岐伯者多故本紀不及諸臣耳密者問也本紀云帝以人之生也負陰而抱陽食味而

有乃上窮下際察五氣立五運洞性命紀陰陽咨于岐伯而作內經然此素問八十一篇而復有靈樞

八十一篇大抵素問所引經曰俱出靈樞則靈樞為先而素問為後也後世重素問而忽靈樞求素問而

書中止以天師夫子尊岐伯鬼臾區而其餘諸臣未聞其以是稱見上古天真篇及五運行大論等篇

候而已猶不能偏明靈樞陰陽二十五人篇岐伯曰至雷公則自名曰小子細子黃帝亦有訓之之語意

雖伯高猶不能明之則諸臣似未有能及岐伯者者所造未及諸臣而年亦最少如著至教論以下七篇皆有訓之之語且其曰公曰伯曰師似皆以爵

稱之即如寶命全形論有曰天子本紀亦云推軒轅曰君王移精變氣論五常政大論靈樞官能篇皆稱曰

聖王著至教論疏五過論有封君侯王靈樞根結篇有王公大人等稱則其為爵無疑也至于鬼臾區少

俞伯高皆諸臣名耳後世程子謂出于韓諸公子之手或謂先秦儒者所作是皆泥于爵號文字而未釋

全書故臆說有如此者乃今詳攷六節藏象論天元紀大論五運行大論六微旨大論氣交變大論五常

政大論六元正紀大論至真要大論等篇則論天道歷法萬象人身經絡脉體人事治法辭古理微非子

馬元臺
張隱庵
兩先生合註

黃帝內經素

問靈樞合編

北京中西醫學研究總會藏版



民國八年秋月印



黃帝內經馬張合註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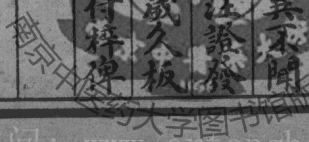
醫學發源始於靈素開陰陽之秘窮生尅之原舉凡風寒暑溼燥火喜怒哀悲恐思憂致病之因藏府氣血筋
骨皮肉脉絡經穴受病之處望聞問切鍼灸藥石治病之法蓋言之詳矣秦越人得其解而著難經張仲景
傳其法而著傷寒論金匱要略華元化孫思邈精鍼灸而號神醫製湯液而傳方法類皆得力而經而非別
有神授仙傳之秘訣後之學者讀越人仲景諸家書診為捷徑不復沿流以溯源卒令致病之因受病之處
治病之法多有游移鮮據者而有志之士乃從事西醫以求補平中學之所不及殊不知衛生之法素問
卷即言之蠟人之形詳於靈素者尤盡腦筋之說則內經所謂人始生先成精精成而腦髓生又曰腎脉入
絡腦腎脉者發於會陰通於脊骨內合於腎腎上通心是腦筋固智慧壽夭之所寄至於剖解之說靈樞篇
中嘗一言之蓋古人亦從剖解而察其迹究其理然後著內經以垂教萬世是內經一書乃中西醫學之準
繩而為舉世之習內外科者所莫能外惜乎詞旨深奧索解殊難讀不終篇遂有束之高閣者茲得馬元臺
張隱庵兩家註釋合而觀之見其引經註經兼採王永冰吳崑朱永年徐公選莫仲超楊上善倪仲玉盧子繇
王芳侯王安道等十數家箋註而附益之復各出己見以申明之務使內經之奧旨微言皆顯豁呈露了然
于心目中西醫家稱為合刻以公同好抑亦行道濟人之一助與

宣統二年小陽月金陵王修卓成甫識于滬寓合肥李第

重刻素問靈樞注證發微弁言

漢書班志載黃帝內經十八篇並無素問靈樞之名晉皇甫謐稱鍼經九卷素問九卷皆為內經論者謂鍼經即靈樞與漢志十八篇之數合唐王冰注素問作二十四卷宋史松靈樞音釋作十二卷與舊志異不問別有所據且注素問而不及靈樞釋靈樞而不及素問于二書亦不無偏廢之弊有明馬元臺先生注證發微分素問靈樞各九卷復還舊觀合二書詳加詮註參互貫通洵足闡發內經微旨而為黃帝功臣歲久板刻漫漶原刊絕少近時即舒載陽重刻之本亦不可多得坊賈每藉以居奇余因以家藏舊本重校付梓俾業是術者人人得而有之或亦濟世養民之一助也

嘉慶十年長至月既望古歛鮑漱芳席芬甫識



黃帝內經序

臣聞安不忘危存不忘亡者往聖之先務求民之瘼恤民之隱者上主之深仁在昔黃帝之御極也以經身緒餘治天下坐于明堂之上臨觀八極考建五常以為人之生也負陰而抱陽食味而被色外有寒暑之相盛內有喜怒之交侵天昏札疫國家代有將欲歛時五福以數錫厥庶民乃與岐伯上窮天紀下極地理遠取諸物近取諸身更相問難垂法以福萬世于是雷公之倫授業傳之而內經作矣歷代寶之未有失墜者周之興秦和述六氣之論且明于左史厥後越人得其一二演而述難經西漢倉公傳其舊學東漢仲景援其遺論晉皇甫謐刺而為甲乙及隋楊上善纂而為太素時則有全元起者始為之訓解闕第七一通蓋唐寶應中太僕王冰篤好之得先師所藏之卷大為次注猶是三皇遺文爛然可觀惜乎唐令列之醫學而薦紳先生罕言之去聖已遠其道晦昧是以文注紛錯義理混淆殊不知三墳之書帝王之高致聖賢之能事唐堯之授四時虞舜之齊七政神禹修六府以興帝功文王推六子以序卦氣伊尹調五味以致君箕子陳五行以佐世其致一也奈何以至精至微之道傳之以淺見薄識之人其不廢絕為己幸矣頃在嘉祐中仁宗念

聖祖之遺事將墜于地乃

詔通知其學者俾之是正臣等承乏典校伏念句歲遂乃搜訪中外哀集眾本浸尋其義正其訛舛十得其三四餘不能具竊謂未足以稱明詔副

聖意而又採漢唐書錄古醫經之存于世者得數十家敘而考正焉貫穿錯綜磅礴會通或瑞本以專文或

汴流而討源定其可知次以舊目正謬誤者六千餘字增注義者二千餘條一言去取必有稽考并文疑義
于是詳明以之治身可以消患于未兆施于有政可以廣生于無窮恭維
皇帝撫大同之運擁無疆之休述先志以奉成興微學而永正則和氣可召災害不生陶一世之民同躋于
壽域矣

國子博士

臣高保衡

光祿卿直祕閣

臣林億

等謹上

尚書屯田郎中

臣孫奇同

校

守殿中丞

臣孫兆重

改正



黃帝內經目錄

第一卷 上古天真論

四氣調神大論

生氣通天論

金匱真言論

陰陽應象大論

陰陽離合論

陰陽別論

靈蘭秘典論

六節藏象論

第二卷 五藏生成論

五藏別論

異法方宜論

移精變氣論

湯液醪醴論

玉板論要篇

診要經絡論

脈要精微論

平人氣象論

玉機真藏論

第三卷 三部九候論

經脈別論

藏氣法時論

宣明五氣篇

血氣形志篇

寶命全形論

八正神明論

離合真邪論

通評虛實論

太陰陽明論

陽明脈解

熱論

第四卷 刺熱論

評熱病論

逆調論

瘧論

刺瘧論

氣厥論

欬論

舉痛論

腹中論

刺腰痛論

風論

痺論

第五卷 痿論

厥論

病能論

奇病論

大奇論

脈解篇

刺要論

刺齊論

刺禁論

刺志論

鍼解

長刺節論

皮部論

經絡論

氣穴論

氣府論

第六卷 骨空論

水熱穴論

調經論

繆刺論

四時刺逆從論

標本病傳論

天元紀大論

五運行大論

第七卷 六微旨大論

氣交變大論

五常政大論

第八卷 六元正紀大論

刺法論

闕

本病論

闕

第九卷 至真要大論

第十卷 著至教論

示從容論

疏五過論

徵四失論

陰陽類論

方盛衰論

解精微論



南京中医药大学图书馆藏

黃帝內經素問靈樞合纂卷之一

錢塘張隱庵

會稽馬元臺

兩先生合註

同學高世拭士宗參訂

門人王弘義子芳黃紹姚載華校正

明太醫院正文會稽庠生元臺子馬時仲化註證

素問者黃帝與岐伯鬼臾區伯高少師少俞雷公六臣平素問答之書即本紀所謂咨于岐伯而作內經

者是也此書出於岐伯者多故本紀不及諸臣耳密者問也本紀云帝以人之生也負陰而抱陽食味而

有乃上窮下際察五氣立五運洞性命紀陰陽咨于岐伯而作內經然此素問八十一篇而復有靈樞

八十一篇大抵素問所引經曰俱出靈樞則靈樞為先而素問為後也後世重素問而忽靈樞求素問而

書中止以天師夫子尊岐伯鬼臾區而其餘諸臣未聞其以是稱按見上古天真篇及五運行大論等篇

候而已猶不能偏明靈樞陰陽二十五人篇岐伯曰至雷公則自名曰小子細子黃帝亦有訓之之語意

雖伯高猶不能明之則諸臣似未有能及岐伯者者所造未及諸臣而年亦最少如著至教論以下七篇皆有訓之之語且其曰公曰伯曰師似皆以爵

稱之即如寶命全形論有曰天子本紀亦云推軒轅曰君王移精變氣論五常政大論靈樞官能篇皆稱曰

聖王著至教論疏五過論有封君侯王靈樞根結篇有王公大人等稱則其為爵無疑也至于鬼臾區少

俞伯高皆諸臣名耳後世程子謂出于韓諸公子之手或謂先秦儒者所作是皆泥于爵號文字而未釋

全書故臆說有如此者乃今詳攷六節藏象論天元紀大論五運行大論六微旨大論氣交變大論五常

政大論六元正紀大論至真要大論等篇則論天道歷法萬象人身經絡脉體人事治法辭古理微非子

書中有能偶及雷同者。真唯天神至聖始能作也。愚意上天以仁愛斯民為心。而伐命惟病。治病惟書。然

元默無言。故擬生神聖以代之言。而蚤出此書。以救萬古民命耳。況六書制自伏羲。外紀云天下義理必

歸六醫樂始于神農。本紀云民有疾病。未知藥石。炎帝始味草木之滋。察其寒溫平熱之性。辨其君

義以至黃帝。十有餘年。其文字制作明甚。外紀本紀俱載黃帝紀官舉相明歷作樂制為參。免舟車。畫野

分州。經土設井。播百穀。制城郭。凡爵號文字。時已成備。按白虎通曰黃帝制作制度得其中。經萬世常

金天高陽高辛諸氏。又經三百四十餘年。始迄陶唐。則諸凡制作。人知唐虞為盛。而不知肇自黃帝。其所

由來者漸也。何獨內經之作。史書靈素。均誣乎哉。至春秋時。秦越人發為難經。誤難三焦營衛。闕格晦經

之始。晉皇甫謐次甲乙經。多出靈樞義。未闡明。唐寶應年間。啟元子王冰有註。隨句解釋。逢疑則默。章節

不分。前後混淆。元滑伯仁讀素問鈔。類有未盡。所因皆王注。惟宋嘉祐年間。敕高保衡等校正。深有裨于

王氏。但仍分二十四卷。甚失神聖之義。按班固藝文志曰。黃帝內經十八卷。素問九卷。靈樞九卷。乃其數

焉。又按素問離合真邪論。黃帝曰。夫九鍼九篇。夫子乃因而九之。九九八十一篇。以起黃鐘數焉。大都神

聖經典。以九為數。而九九重之。各有八十一篇。而今析為九卷者。一本之神聖遺意耳。竊慨聖凡分殊。古

今世異。愚不自揣。而僭釋者。痛後世概闕此書。而竊測之。以圖萬一之小補云耳。知我罪我。希避云乎哉。

上古天真論篇第一

張謂上古謂所生之來。天真天乙始生之真元也。首四篇論調精神氣血。所生之來。
註謂之精。故首論精。而精相搏。謂之神。故次論神。氣乃精水中之生。陽故後論氣。
馬內言上古之人。在上者自言知道。在下者從教。以合于道。皆能度百歲。乃去。惟真人壽
註同天地。正以其全天真故也。故名篇篇內凡言道者五。乃全天真之本也。後篇做此。

昔在皇帝生而神靈弱而能言幼而狗齊長而敦敏成而登天

天下都軒轅之丘以土德王故號黃帝神靈智慧也狗順齊正敦信敏達也此節記聖德稟性之異發嘗之

生知天之聖人也後鑄鼎于鼎湖山鼎成而白馬按生而神靈四句與史記同其成而登天則曰成而聰明

言哲睿齊莊教歟誠信長而聰明見大戴禮文家語五帝德篇孔子曰黃帝生而神靈弱而能

言此總述黃帝始末之辭按史記黃帝姓公孫名軒轅有熊國君之子按黃帝母曰附寶之神野見大

易曰陰陽不測之謂神本經天元紀大論鬼史區亦云然靈者隨感而能應也正義曰言神異也書云

人惟萬物之靈故曰神靈索隱曰弱謂幼弱時也蓋未合能言之時而黃帝即言所以為神異也書云

岳有哀弱子篇其子未七旬曰弱鄭襄俱訓曰狗疾齊速言聖德幼而疾速也敦信也敏達也正義曰

成謂年十五冠時成人也愚按正義以十五為成則不宜曰登天若訓為道之成則登天亦或有之世

傳黃帝鑄鼎鼎成有龍垂髯下迎帝騎龍上天羣臣後宮從者七十餘人小臣不得上志持龍

驚聲拔墮弓仰攀莫及抱弓而號因名其地曰鼎湖弓曰鳥號羣臣昇衣冠于橋山麓今猶在

通問于天師曰余聞上古之人春秋皆度百歲而動作不衰今時之人年半百而動作皆衰者時世異耶人

將失之耶天師尊稱岐伯也天者謂能修其天真師乃先知先覺者也言道者上帝之

如天乃至尊無對之稱而稱之為師又曰天師帝之尊岐伯者

岐伯對曰上古之人其知道者法于陰陽和于術數食飲有節起居有常不妄作勞故能形與神俱而盡終

法也蓋陰陽者萬物之終始死生之本逆之則災害生從之則苛疾不起故能取法以和調是謂得道

之義見第五節
術數者修養之法則也上古之人為聖人而在上者能知此大道而修之法天地之陰陽調人事之術數
術數所該甚廣如呼吸按躡及四氣調神論養生養長養收養藏之道生氣通天論陰平陽秘陰陽應象大論七損八益靈樞本神篇長生久視本篇下文飲食起居之類
飲食則有節起居則有常而不妄作勞故有此形則有此神而盡終其天年越百年乃去也
靈樞天年篇云血氣已衰營衛已通五藏已成神氣舍心魂魄畢具乃成為人即形與神俱之義也

今時之人不然也以酒為漿以妄為常醉以入房
酒能傷脾脾氣傷則不能宣五穀味而生氣傷矣以妄為常傷其神矣醉以入房傷其精矣言今時之人不知

道者縱嗜欲而以欲竭其精以耗散其真不知持滿不時御神
樂色曰欲輕散曰耗真者不寡之氣也調御其神也言不知道者不能

慎謹調養而喪其精氣神也務快其心逆于生樂起居無節故半百而衰也
心藏神務快其心喪其神寧氣矣起居無節耗其精矣言今時之人惟務快樂不能積精全神是以半百而衰也

此言今時之人年半百而動作皆衰者非但以其時世之異實由于人事之失也凡物之有榮者味甘而美
如今蔗梨等物皆各有漿彼則以酒為漿異于上古之人飲食有節者矣以妄為常異于上古之人不妄作勞者矣醉以入房以情慾而竭其精以竭精而耗散其真當精滿之時不知持之

古之人不妄作勞者矣醉以入房以情慾而竭其精以竭精而耗散其真當精滿之時不知持之
別論岐伯曰五臟者藏精氣而不瀉也故滿而不能實六腑者傳化物而不藏故實而不滿觀此則腎臟主藏精滿而不實可以持守
吾形有神不時御之義見上節務快其心而悖失養生之樂其起居則無節又異于上古之人起居有常者矣所以年半百而衰不能如上古之人春秋皆度百歲而動作不衰

夫上古聖人之教下也皆謂之虛邪賊風避之有時恬憺虛無真氣從之精神內守病安從來
虛邪虛邪不正之邪風也恬安靜也瘡朴素也虛無不為物欲所蔽也言上古之人得聖人是以志閑而少欲心安而不懼形勞之教化內修養生之道外避賊害之邪所以年皆度百歲而動作不衰

而不倦氣從以順各從其欲皆得所願
恬憺無為是以志閑而少欲矣精神內守是以心安而不懼形勞其欲是以皆故美其食任其服樂其俗高下不相慕其民故曰朴
故者承上文而言按異法方言論曰東

山陵而居不衣而褐薦華食而肥脂北方之域其地高陵居風寒冰冽其民樂野處而乳食南方之域其地

得所願也故美其食任其服樂其俗高下不相慕其民故曰朴
故者承上文而言按異法方言論曰東

山陵而居不衣而褐薦華食而肥脂北方之域其地高陵居風寒冰冽其民樂野處而乳食南方之域其地

下水土弱其民嗜酸而食胾中央者其地平以濕其民食雜而不勞此五方之民隨天地萬物之所生山川

恬音甜
瘡音淡
同
樂音洛

樂音洛

地土之高下衣食居處各從其欲彼此不相愛慕故其民曰朴是以嗜欲不能勞其目淫邪不能感其心此復言五方之民各有嗜欲淫皆安居樂俗而無外慕之思故雖有嗜欲淫邪不能傷其內也愚智賢不肖不懼於物故合於道張上古人無貴賤賢愚皆全德不為物欲所

以能年皆度百歲而動作不衰者以其德全不危也張德者所得乎天之明德也全而不危者不為物欲所

之道

此言上古聖人教下有法而在下者從之故皆能度百歲而不衰也上文言上古聖人自然知道故能

篇云凡從其所居之鄉來為實風主生長養萬物從其衝後來為虛風傷人者也主殺主害者謹候虛風

而避之故聖人日避虛邪之道如避矢石然又刺節真邪篇有虛邪之中人也等語靈樞又有賊風篇則

虛邪但指風言王註言邪從虛入則指虛為左人者非恬憺而靜虛無而空老子清靜經云內觀其

心無其心外觀其形無其形遠觀其物無其物三者既恬惟見于空觀空亦空空無所空所空既

無無無亦無無既無湛然常寂寂無所寂慾慾能生慾既不生即是真靜真常應物真常得性常應常

靜常清靜矣此乃萬世觀空之妙旨也則真氣自順精神內守病何從來是以志閑而少慾心安而不

懼形雖勞而不倦氣隨以順各從其欲皆慰所願故為下者能率從此教而不悖也有所食則以為美而

不求過味有所服則任用之而不求其華與風俗相安相樂而不相疑忌高者不陵下下者不援上而不

出位以相慕其民誠曰朴是以嗜慾不能勞斯民之目淫邪不能感斯民之心雖有愚智不肖之異而

皆能不懼于外物故與在上聖人所知之道亦相合焉所以皆能年度百歲而動作不衰者正以其德全

而不危也蓋修道而有得于心則德全矣危者即動作之衰也

帝曰人年老而無子者材力盡耶將天數然也張陰陽者萬物之終始也此復論男女陰陽氣血有

材力材幹力量也天數凡人所稟于天之數也觀下文所

對則係于材力可知矣蓋年老者則無子豈盡闕于天數也

岐伯曰女子七歲腎氣盛齒更髮長張七為少陽之數女本陰體而得陽數者陰中有陽也人之初生先從

髮乃血之餘故髮長也按陰陽之道孤陽不生獨陰不長陰中得陽數而男得陰數是以二七而天癸至任脉通

更平聲
長上聲
任如林
反

又由是而推之則中國為主四夷似廣君子雖正小人則多異事之成雖于多事皆可矣有斯世斯民之責者當為之惕然精血兼盛如此其有子也宜矣三七腎氣平均故牙之最後生者名曰真牙由此而生且長極矣四七肝主筋腎主骨者皆堅髮長極身體壯盛五七陽明脈衰面始焦髮始墮女子大體有餘于陰不足于陽故其衰也自足陽明始蓋以胃為六腑之長其脈上行于頭故面焦髮墮也靈樞經脈篇黃帝曰胃足陽明之脈起于鼻之交頤中下循鼻外上入齒中還出挾口環唇交頤頤後廉出人迎循頰車上耳前過客主人循髮際至額顙六七則手之三陽從手走頭足之三陽從頭走足者皆衰于上故面皆焦髮始白七七任脈虛太衝脈衰少天癸已竭應前天癸至而言地不通地道者坤也不通者月事止也應前月事以時下而言至是而形體衰壞不能有子矣

丈夫八歲腎氣實髮長齒更張八為少陰之數男本陽體二八腎氣盛天癸至精氣溢瀉陰陽和故能有子

張靈樞經曰衝任脈皆起胞中上循腹裏為經絡之海其得而外者循腹右上行會于咽喉列而絡唇口血氣盛則充膚肉熱血獨盛則淡滲皮膚生毫毛今婦人之生有餘于氣不足于血以其數脫血也衝任之脈不榮唇口故鬚不生焉是則男子之天癸溢于衝任充膚熱肉而生鬚鬚女子之天癸溢于衝任充膚熱肉為經水下下行而壯子也男子二八精氣滿溢陰陽和合瀉洩其精故能有子也三八腎氣

平均筋骨勁強故真牙生而長極張平足也均和也極止也至真牙四八筋骨隆盛肌肉滿壯張四居八數之極

五八腎氣衰髮墮齒槁張腎為生氣之源男子衰于氣六八陽氣衰竭于上面焦髮鬚頽白張根氣漸衰而根氣漸衰

竭矣平脈篇曰寸口脈遲而緩緩則陽氣長其色鮮其七八肝氣衰筋不能動天癸竭精少腎藏衰形體皆頽其聲商毛髮長陽氣衰故顏色焦而髮鬚白也

極張肝乃腎之所生腎氣衰故漸及于肝矣肝主筋肝氣衰故形體疲極也八八則齒髮去張數終衰極是以不惟頽衰故筋不能運動腎主骨筋骨皆衰故形體疲極也

水受五藏六府之精而藏之故五藏盛乃能瀉今五藏皆衰筋骨解墮天癸盡矣故髮鬚白身體重行步不正而無子耳張此復申明先天之癸水又藉後天之津液所資益也腎者主水言腎藏之主藏精水也受

為水藏受五藏之精而藏之腎之津液入心化赤而為血流溢于衝任為經血之海養肌肉生毫毛所謂流溢于中布散于外者是也故曰天癸者天一所生之精也是以男子天癸至而精氣溢瀉腎之精化赤為血

溢于衝任生鬚鬚安子天癸至而月事以時下故精血皆謂之天癸也○再按經云榮血之道內穀為寶穀入于胃乃傳之肺流溢于中布散于外專精者行于經隨常榮無已男子八八女子七七天地之數終而天

癸絕然行于經隨之榮血未竭也是以老年之人能飲食而脾胃健者尚能筋骨堅強氣血猶盛此篇論天癸絕而筋骨衰其後天水穀之精又不可執一而論也再按女子過七七而經淋不絕者此條行于經隨

之血反從衝任而下。是以面黃肌瘦骨慙筋柔。當知經隧之血行于脈中。衝任之血兼滲于脈外。

註此則以男言之也。男子先天之氣。方父母交媾之時。陰氣不勝其陽。則成男。陽中有陰。其卦象離。凡醫書謂陰血先至。陽精後衝。經氣來乘。血開裏精。陰外陽內。則成坎卦。而為男。其義亦渺矣。約陰氣不勝其陽。氣則為男。凡悟真篇等書。稱男子為女子者。正以其外貌雖男。而陽中有陰也。推陰精盛者。于內至八歲。乃少陰之數。其腎氣始實。髮長齒更。家語云。男子八月而生。齒八歲而訖。二八有六歲。

而化。二八腎氣已盛。天癸始至。天癸者。陽精也。蓋男女之精。皆主腎水。故皆可稱為天癸也。惟精氣溫瀉。故陰陽之精一和。而遂能有子矣。三八腎氣平均。筋骨勁強。故真牙生而長。極四八筋骨隆盛。肌肉滿壯。五八腎氣始衰。髮墮齒搖。男子大體有餘于陽。不足于陰。故其衰也。自足少陰始。六八陽氣衰。竭于上。面皆焦。髮鬢頽白。手經三陽從手走頭。足經三陽從頭走足。男女皆同。七八肝氣已衰。筋不能動。天

癸竭。精已少。腎藏衰。形體皆竭。八八則精血俱衰。齒髮皆去。夫腎者。屬水。主受五藏六府之精。而藏之。五藏盛。乃能瀉。今五藏皆衰。筋骨懈惰。天癸盡矣。故髮鬢白。身體重。行步不正。而無子。耳然則男女之妻而無子者。皆由于材力之盡。非由于天數之過。值也。若少而無子者。則謂之天數斯可矣。

帝曰有其年已老。而有子者。何也。岐伯曰。此其天壽過度。氣脈常通。而腎氣有餘也。此雖有子。男不過盡八

八女不過盡七七。而天地之精氣皆竭矣。**註**此復申明天地陰陽之數止盡。終于七七八八也。天壽過度。先

有餘而有子。此雖有子。然天地之精氣盡竭于七八之數者也。天所稟之精氣盛也。氣脈常通。後天之地道尚通也。是以腎氣

註此言年老而有子者。正以其天壽過度。氣脈常通。而腎氣有餘也。夫曰年老者。有子。則雖八八已後。亦能

所稟之精氣皆竭矣。能如此等之有子者。不亦少乎。精氣者。天

癸也。王註以為所生之男女。其壽止于八八七七之數者。非

帝曰夫道者。年皆百數。能有子乎。岐伯曰。夫道者。能却老而全形身。年雖壽。能有子也。**註**此承上文而言。惟

地陰陽之數也。

註上文言年老者不能生子。又有年老而有子者。皆主平人而言。帝遂以修道而年皆百數者。問其能生

老而全形。非若平人之年老而形體皆極者。比其身年雖過百歲。亦能生子而無疑也。

此為試讀，需要完整PDF請訪問：www.eitongbook.com